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初刻拍案惊奇

下

[明] 凌濛初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初刻拍案惊奇

下

[明] 凌濛初 著



卷二十一

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^① 阴功叨世爵

诗曰：

燕门壮士吴门豪，筑中注铅鱼隐刀。

感君恩重与君死，泰山一掷若鸿毛。

话说唐德宗朝有个秀才，南剑州人，姓林名积，字善甫。为人聪俊，博览诗书，九经三史，无不通晓。更兼存心梗直，在京师太学读书，给假回家，侍奉母亲之病。母病愈，不免再往学中。免不得暂别母亲，相辞亲戚邻里，教当直^②王吉挑着行李，迤迤前进。在路但见：

或过山林，听樵歌于云岭；又经别浦，闻渔唱于烟波。或抵乡村，却遇市井。才见绿杨垂柳，影迷几处之楼台；那堪啼鸟落花，知是谁家之院宇？看处有无穷之景致，行时有不尽之驱驰。

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无路登舟。

不只一日至蔡州，到个去处，天色已晚。但见：

十里俄惊雾暗，九天倏睹星明。八方商旅卸行装，七级浮屠燃夜火。六翮飞鸟，争投栖于树杪；五花画舫，尽返棹于湖边。四野牛羊皆入栈，三江渔钓悉归家。两下招商，俱说此间可宿；一声画角^③，应知前路难行。

两个投宿于旅邸，小二哥接引，拣了一间宽洁房子，当直的安顿了担杖。善甫稍歇，讨了汤，洗了脚，随分吃了些晚食，无事闲坐则个。不觉早点灯，交当直安排宿歇，来日早行，当直王吉在床前打铺自睡。

且说林善甫脱了衣裳也去睡，但觉有物瘾其背，不能睡着。壁上有

① 舍人——宋元以来俗称显贵子弟为舍人，犹称公子。

② 当直——即当值，值日的。

③ 画角——古管乐器。形如竹筒，本细末大。以竹木或皮革制成，因外加彩绘，故名。发声哀厉高亢。古时军中多用，以警昏晓。

灯,尚犹未灭。遂起身揭起荐席^①看时,见一布囊,囊中有一锦囊,中有大珠百颗,遂收于箱篋中。当夜不在话下。

到来朝,天色已晓,但见:

晓雾装成野外,残霞染就荒郊。耕夫陇上,朦胧月色将沉;织女机边,幌荡金乌欲出。牧牛儿尚睡,养蚕女未兴。樵舍外已闻犬吠,招提^②内尚见僧眠。

天色将晓,起来洗漱罢,系裹毕,教当直的,一面安排了行李,林善甫出房中来,问店主人:“前夕恁人在此房内宿?”店主人说道:“昨夕乃是一巨商。”林善甫见说:“此乃吾之故友也,因俟我失期。”看着那店主人道:“此人若回来寻时,可使他来京师上庠^③贯道斋,寻问林上舍^④名积字善甫,千万!千万!不可误事!”说罢,还了房钱,相揖作别去了。王吉前面挑着行李什物,林善甫后面行,迤迤前进。林善甫放心不下,恐店主人忘了,遂于沿路上令王吉于墙壁粘手榜云:“某年某月某日有剑南林积假馆上庠,有故人‘元珠’,可相访于贯道斋。”不止一日,到了学中,参了假,仍旧归斋读书。

且说这囊珠子乃是富商张客遗下了去的。及至至于市中取珠欲货,方知失去,唬得魂不附体,道:“苦也!我生受^⑤数年,只选得这包珠子。今已失了,归家妻子孩儿如何肯信?”再三思量,不知失于何处,只得再回,沿路店中寻讨。直寻到林上舍所歇之处,问店小二时,店小二道:“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。”张客道:“我歇之后,有恁人在此房中安歇?”店主人道:“我便忘了。从你去后,有个官人来歇一夜了,绝早便去。临行时吩咐道:‘有人来寻时,可千万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,问林上舍,名积。’”张客见说,言语跷蹊,口中不道,心下思量:“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?”当日只得离了店中,迤迤再取京师路上来。见沿路贴着手榜,中有“元珠”之句,略略放心。不只一日,直到上庠,未去歇泊,便来寻问。学对门有个茶坊,但见

① 荐席——草席,草垫子。

② 招提——寺院的别称。

③ 上庠——即太学。

④ 上舍——太学生。

⑤ 生受——辛苦。

木匾高悬，纸屏横挂。壁间名画，皆唐朝吴道子丹青；瓯内新茶，尽山居玉川子佳茗。张客入茶坊吃茶，茶罢，问茶博士^①道：“此间有个林上舍否？”博士道：“上舍姓林的极多，不知是哪个林上舍？”张客说：“贯道斋，名积善善甫。”茶博士见说：“这个，便是个好人。”张客见说道是好人，心下又放下二三分。张客说：“上舍多年个远亲，不相见，怕忘了。若来时，相指引则个。”正说不了，茶博士道：“兀的出斋来的官人便是。他在我家寄衫帽。”张客见了，不敢造次。林善甫入茶坊，脱了衫帽。张客方才向前，看着林上舍，唱个喏便拜。林上舍道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如何拜人？”那时林上舍不识他有甚事，但见张客簌簌地泪下，哽咽了说不得。歇定，便把这上件事一一细说一遍，林善甫见说，便道：“不要慌，物事在我处。我且问你则个，里面有甚么？”张客道：“布囊中有锦囊，内有大珠百颗。”林上舍道：“多说得是。”带他到安歇处，取物交还。张客看见了道：“这个便是，不愿都得，但只觅得一半，归家养膳老小，感戴恩德不浅。”林善甫道：“岂有此说！我若要你一半时，须不沿路粘贴手榜，交你来寻。”张客再三不肯都领，情愿只领一半。林善甫坚执不受。如此数次相推，张客见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，感戴洪恩不已，拜谢而去，将珠子一半于市货卖。卖得银来，舍在有名佛寺斋僧，就与林上舍建立生祠^②供养，报答还珠之恩。善甫后来一举及第。诗云：

林积还珠古未闻，利心不动道心存。

暗施阴德天神助，一举登科耀姓名。

善甫后来位至三公，二子历任显宦。古人云：“积善有善报，积恶有恶报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作恶之家必有余殃。”正是：

黑白分明造化机，谁人会解劫中危？

分明指与长生路，争奈人心着处迷！

此本话文，叫做《积善阴鹭》，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。小子为何重宣这一遍？只为世人贪财好利，见了别人钱钞，昧着心就要起发了，何况是失下的？一发是应得的了，谁肯轻还本主？不知冥冥之中，阴功极重。所以裴令公相该饿死，只因还了玉带，后来出将入相；窦谏议命主绝嗣，只为

① 茶博士——俗称卖茶人叫茶博士。

② 生祠——在世时为之立祠留纪念，叫生祠。

还了遗金,后来五子登科。其余小小报应,说不尽许多。而今再说一个一点善念,直到得脱了穷胎,变成贵骨,说与看官们一听,方知小子劝人做好事的说话,不是没来历的。

你道这件事出在何处?国朝永乐爷爷未登帝位,还为燕王,其时有个相士叫袁柳庄,名珙,在长安酒肆,遇见一伙军官打扮的在里头吃酒。柳庄把内中一人看了一看,大惊下拜道:“此公乃真命天子也!”其人摇手道:“休得胡说!”却问了他姓名去了。明日只见燕府中有懿旨,召这相士。相士朝见,抬头起来,正是昨日酒馆中所遇之人。原来燕王装作了军官,同护卫数人出来微行的。就密教他仔细再相,柳庄相罢称贺,从此燕王决了大计。后来靖了内难^①,乃登大宝^②,酬他一个三品京职。其子忠彻,亦得荫为尚宝司丞。人多晓得柳庄神相,却不知其子忠彻传了父术,也是一个百灵百验的。京师显贵公卿,无一个不与他往来、求他风鉴的。其时有一个姓王的部郎,家中人眷不时有病。一日,袁尚宝来拜,见他面有忧色,问道:“老先生尊容滞气,应主人眷不宁。然不是生成的,恰似有外来妨碍,原可趋避。”部郎道:“如何趋避?望请见教。”正说话间,一个小厮捧了茶盘出来送茶。尚宝看了一看,大惊道:“原来如此!”须臾吃罢茶,小厮接了茶钟进去了。尚宝密对部郎道:“适来送茶小童,是何名字?”部郎道:“问他怎的?”尚宝道:“使宅上人眷不宁者,此子也。”部郎道:“小厮姓郑,名兴儿,就是此间收的,未上一年,老实勤谨,颇称得用。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宁?”尚宝道:“此小厮相能妨主,若留过一年之外,便要损人口,岂止不宁而已!”部郎意犹不信道:“怎便到此?”尚宝道:“老先生岂不闻马有的卢^③能妨主、手版^④能忤人君的故事么?”部郎省悟道:“如此,只得遣了他罢了。”

部郎送了尚宝出门,进去与夫人说了适间之言。女眷们见说了这等说话,极易听信的。又且袁尚宝相术有名,哪一个不晓得?部郎是读书之

① 靖了内难——明代建文帝用齐泰、黄子澄之谋,欲削诸王权。燕王朱棣起兵南下,指齐、黄为奸人,入清君侧,称其兵做“靖难之师”。此处即指此事。

② 登大宝——做了皇帝,大宝,帝位。

③ 的卢——凶马名。

④ 手版——古时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的笏。

人,还有些倔强未服,怎当得夫人一点疑心之根,再拔不出了。部郎就唤兴儿到跟前,打发他出去。兴儿大惊道:“小的并不曾坏老爷事体,如何打发小的?”部郎道:“不为你坏事,只因家中人口不安,袁尚宝爷相道都是你的缘故。没奈何,打发你在外去过几时,看光景再处。”兴儿也晓得袁尚宝相术神通,如此说了,毕竟难留;却又舍不得家主,大哭一场,拜倒在地。部郎也有好些不忍,没奈何强遣了他。果然兴儿出去了,家中人口从此平安。部郎合家越信尚宝之言不为虚谬。

话分两头,且说兴儿含悲离了王家,未曾寻得投主,权在古庙栖身。一日,走到坑厕上痾屎,只见壁上挂着一个包裹,他提下来一看,乃是布线密扎,且是沉重。解开一看,乃是二十多包银子。看见了,伸着舌头缩不进来道:“造化!造化!我有此银子,不愁贫了。就是家主赶了出来,也不妨。”又想一一道:“我命本该穷苦,投靠了人家,尚且道是相法妨碍家主,平白无事赶了出来,怎得有福气受用这些物事?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,带了来用,因为登东厕,挂在壁间失下了的,未必不关着几条性命。我拿了去,虽无人知道,却不做了阴骘事体?毕竟等人来寻,还他为是。”左思右想,带了这个包裹,不敢远离坑厕,沉吟到将晚,不见人来。放心不下,取了一条草荐,竟在坑版上铺了,把包裹塞在头底下,睡了一夜。

明日绝早,只见一个人头蓬眼肿,走到坑中来,见有人在里头。看一看壁间,吃了一惊道:“东西已不见了,如何回去得?”将头去坑墙上乱撞,兴儿慌忙止他道:“不要性急!有甚话,且与我说个明白。”那个人道:“主人托俺将着银子到京中做事,昨日偶因登厕,寻个竹钉,挂在壁上。已后登厕已完,竟自去了,忘记取了包裹。而今主人的事,既做不得,银子又无了,怎好白手回去见他?要这性命做甚?”兴儿道:“老兄不必着慌,银子是小弟拾得在此,自当奉璧^①。”那个人听见了,笑逐颜开道:“小哥若肯见还,当以一半奉谢。”兴儿道:“若要谢时,我昨夜连包拿了去不得?何苦在坑版上忍了臭气睡这一夜!不要昧了我的心。”把包裹一撩,竟还了他。

那个人见是个小厮,又且说话的确,做事慷慨,便问道:“小哥高姓?”兴儿道:“我姓郑。”那个人道:“俺的主人,也姓郑,河间府人,是个世袭指挥,只因进京来讨职事做,叫俺拿银子来使用。不知是昨日失了,今

① 奉璧——源出“蔺相如完璧归赵”的故事。后称以原物还人做奉赵或奉璧。

日却得小哥还俺。俺明日做事停当了，同小哥去见俺家主，说小哥这等好意，必然有个好处。”两个欢欢喜喜，同到一个饭店中，殷殷勤勤，买酒请他，问他本身来历。他把投靠王家，因相被逐，一身无归，上项苦情，备细说了一遍。那个人道：“小哥，患难之中，见财不取，一发难得。而今不必别寻道路，只在我下处同住了，待我干成了这事，带小哥到河间府罢了。”兴儿就问那个人姓名。那个人道：“俺姓张，在郑家做都管^①，人只叫我做张都管。不要说俺家主人，就是俺自家，也盘缠得小哥一两个月起的。”兴儿正无投奔，听见如此说，也自喜欢。从此只在饭店中安歇，与张都管看守行李，张都管自去兵部做事。有银子得用了，自然无不停当，取郑指挥做了巡抚标下旗鼓官。张都管欣然走到下处，对兴儿道：“承小哥厚德，主人已得了职事，这分明是小哥作成的。俺与你只索同到家去报喜罢了，不必在此停留。”即忙收拾行李，雇了两个牲口，做一路回来。

到了家门口，张都管留兴儿在外边住了，先进去报与家主郑指挥。郑指挥见有了衙门，不胜之喜，对张都管道：“这事全亏你能干得来。”张都管说道：“这事全非小人之能，一来主人福荫，二来遇个恩星，得有今日。若非那个恩星，不要说主人官职，连小人性命也不能够回来见主人了。”郑指挥道：“是何恩星？”张都管把登厕失了银子，遇着郑兴儿厕版上守了一夜，原封还他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郑指挥大惊道：“天下有这样义气的人！而今这人哪里？”张都管道：“小人不敢忘他之恩，邀他同到此间拜见主人，见在外面。”郑指挥道：“正该如此，快请进来。”

张都管走出门外，叫了兴儿一同进去见郑指挥。兴儿是做小厮过的，见了官人，不免磕个头下去。郑指挥自家也跪将下去，扶住了，说道：“你是俺恩人，如何行此礼！”兴儿站将起来，郑指挥仔细看了一眼道：“此非下贱之相，况且气量宽洪，立心忠厚，他日必有好处。”讨坐来与他坐了。兴儿哪里肯坐？推逊了一回，只得依命坐了。指挥问道：“足下何姓？”兴儿道：“小人姓郑。”指挥道：“忝为同姓，一发妙了。老夫年已望六，尚无子嗣，今遇大恩，无可相报，不是老夫要讨便宜，情愿认义足下做个养子，恩礼相待，少报万一。不知足下心下如何？”兴儿道：“小人是执鞭随镫之人，怎敢当此？”郑指挥道：“不如此说，足下高谊，实在古人之上。今欲酬以金

① 都管——总管家。

帛，足下既轻财重义，岂有重资不取，反受薄物之理？若便恁然^① 无关，视老夫为何等负义之徒？幸叨同姓，实是天缘，只恐有屈了足下，于心不安。足下何反见外如此？”指挥执意既坚，张都管又在旁边一力撺掇，兴儿只得应承。当下拜了四拜，认义了。此后，内外人多叫他是郑大舍人，名字叫做郑兴邦，连张都管也让他做小家主了。

那舍人北边出身，从小晓得些弓马；今在指挥家，带了同往蓟州任所，广有了得的教师，日日教习，一发熟娴，指挥愈加喜欢；况且做人和气，又凡事老成谨慎，合家之人，无不相投。指挥已把他名字报去，做了个应袭舍人^②。那指挥在巡抚标下，甚得巡抚之心。年终累荐，调入京营，做了游击将军^③，连家眷进京，郑舍人也同往。到了京中，骑在高头骏马上，看见街道，想起旧日之事，不觉凄然泪下。有诗为证：

昔年在此拾遗金，蓝缕^④ 身躯乞丐心。

怒马鲜衣今日过，泪痕还似旧时深。

却说郑游击又与舍人用了些银子，得了应袭冠带，以指挥职衔听用。在京中往来拜客，好不气概！他自离京中，到这个地位，还不上三年。此时王部郎也还在京中，舍人想道：“人不可忘本，我当时虽被王家赶了出来，却是主人原待得我好的。只因袁尚宝有妨碍主人之说，故此听信了他，原非本意。今我自到义父家中，何曾见妨了谁来？此乃尚宝之妄言，不关旧主之事。今得了这个地步，还该去见他一见，才是忠厚。只怕义父怪道翻出旧底本，人知不雅，未必相许。”即把此事，从头至尾，来与义父郑游击商量。游击称赞道：“贵不忘贱，新不忘旧，都是人生实受用好处。有何妨碍？古来多少王公大人、天子宰相，在尘埃中屠沽下贱起的，大丈夫正不可以此芥蒂。”

舍人得了养父之言，即便去穿了素衣服，腰系金镶角带，竟到王部郎寓所来。手本上写着“门下走卒应袭听用指挥郑兴邦叩见”。王部郎接了手本，想了一回道：“此是何人，却来见我？又且写‘门下走卒’，是必曾在

① 恁(jiǎn)然——无动于衷，不经心。

② 应袭舍人——明代武官应袭支庶，在卫所(即分驻防营之地)称应袭舍人。

③ 游击将军——明代武官。总兵之下有副总兵，有参将，其下即游击将军。

④ 蓝缕——衣服破烂。

哪里相会过来。”心下疑惑。原来京里部官清淡，见是武官来见，想是有些油水的，不到得作难，就叫“请进”。郑舍人一见了王部郎，连忙磕头下去。王部郎虽是旧主人，今见如此冠带换扮了，一时哪里遂认得？慌忙扶住道：“非是统属，如何行此礼？”舍人道：“主人岂不记那年的兴儿么？”部郎仔细一看，骨格虽然不同，体态还认得出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足下何自能致身如此？”舍人把认了义父、讨得应袭指挥、今义父现在京营做游击的话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因不忘昔日看待之恩，敢来叩见。”王部郎见说罢，只得看坐。舍人再三不肯道：“分该待立。”部郎道：“今足下已是朝廷之官，如何拘得旧事？”舍人不得已，旁坐了。部郎道：“足下有如此后步，自非家下所能留。只可惜袁尚宝妄言误我，致得罪于足下，以此无颜。”舍人道：“凡事有数，若当时只在主人处，也不能得认义父，以有今日。”部郎道：“事虽如此，只是袁尚宝相术可笑，可见向来浪得虚名耳。”

正要摆饭款待，只见门上递一帖进来道：“尚宝袁爷要来面拜。”部郎抚掌大笑道：“这个相不着的又来了。正好取笑他一回。”便对舍人道：“足下且到里面去，只做旧时妆扮了，停一会待我与他坐了，竟出来照旧送茶，看他认得出认不出？”舍人依言，进去卸了冠带，与旧日同伴，取了一件青长衣披了。听得外边尚宝坐定讨茶，双手捧了一个茶盘，恭恭敬敬出来送茶。袁尚宝注目一看，忽地站了起来道：“此位何人？乃在此送茶！”部郎道：“此前日所逐出童子兴儿便是。今无所归，仍来家下服役耳。”尚宝道：“何太欺我？此人不论后日，只据目下，乃是一金带武职官，岂宅上服役之人哉？”部郎大笑道：“老先生不记得前日相他妨碍主人，累家下人口不安的说话了？”尚宝方才省起向来之言，再把他端相了一回，笑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前日果有此言，却是前日之言，也不差。今日之相，也不差。”部郎道：“何解？”尚宝道：“此君满面阴德纹起，若非救人之命，必是还人之物，骨相已变。看来有德于人，人亦报之。今日之贵，实由于此。非学生有误也。”舍人不觉失声道：“袁爷真神人也！”遂把厕中拾金还人，与挈到河间认义父亲，应袭冠带前后事，备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日念旧主人，所以到此。”部郎起初只晓得认义之事，不晓得还金之事。听得说罢，肃然起敬道：“郑君德行，袁公神术，俱足不朽！快教取郑爷冠带来。”穿着了，重新与尚宝施礼。部郎连尚宝多留了筵席，三人尽欢而散。

次日王部郎去拜了郑游击，就当答拜了舍人。遂认为通家，往来不

绝。后日郑舍人也做到游击将军而终，子孙竟得世荫，只因一点善念，脱胎换骨，享此爵禄。所以奉劝世人，只宜行好事，天并不曾亏了人。有古风一首为证：

袁公相术真奇绝，唐举许负^①无差别。

片言甫出鬼神惊，又眸略展荣枯决。

儿童妨主运何乖？流落街衢实可哀。

还金一举堪夸美，善念方萌已脱胎。

郑公生平原倜傥，百计思酬恩谊广。

螟蛉同姓是天缘，冠带加身报不爽。

京华重忆主人情，一见袁公便起惊。

阴功获福从来有，始信时名不浪称。

① 唐举、许负——唐举，战国梁人，善相术。许负，汉时善于相面的老妪。

卷 二 十 二

钱多处白丁^① 横带^② 运退时刺史^③ 当艄

诗曰：

荣枯本是无常^④ 数，何必当风使尽帆？

东海扬尘犹有日，白衣苍狗刹那^⑤间。

话说人生荣华富贵，眼前的多是空花，不可认为实相^⑥。如今人一有了时势，便自道是“万年不拔之基”，旁边看的人也是一样见识。岂知转眼之间，灰飞烟灭，泰山化作冰山，极是不难的事。俗语两句话说得好：“宁可无了有，不可有了无。”专为贫贱之人，一朝变泰，得了富贵，苦尽甜来滋味深长。若是富贵之人，一朝失势，落魄起来，这叫做“树倒猢猻散”，光景着实难堪了。却是富贵的人只据目前时势，横着胆，昧着心，任情做去，哪里管后来有下梢没下梢！

曾有一个笑话，道是一个老翁，有三子，临死时吩咐道：“你们倘有所愿，实对我说。我死后求之上帝。”一子道：“我愿官高一品。”一子道：“我愿田连万顷。”末一子道：“我无所愿，愿换大眼睛一对。”老翁大骇道：“要此何干？”其子道：“等我撑开了大眼，看他们富的富，贵的贵。”此虽是一个笑话，正合着古人云：常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？虽然如此，然那等熏天赫地富贵人，除非是遇了朝廷诛戮，或是生下子孙不肖，方是败落

① 白丁——旧时指没有功名、官职的人。一指不识字的人。

② 横带——腰横玉带，指做官，旧时官员的腰带，饰以不同的饰物，以区别官职的品级。

③ 刺史——官名，唐时为一州的行政长官。

④ 无常——变化不定。

⑤ 东海扬尘犹有日，白衣苍狗刹那——世事变化无定。东海扬尘：沧海变成陆地。白衣苍狗：云彩的变化。刹那：梵语音译，一瞬，一念之间，形容时间极短。

⑥ 实相——佛家语，与“实际”、“真谛”等意义相同。

散场,再没有一个身子上,先前做了贵人,以后流为下贱,现世现报,做人笑柄的。看官,而今且听小子先说一个好笑的,做个“入话”^①。

唐朝僖宗皇帝即位,改元乾符,是时阉官骄横,有个少马坊使内官田令孜,是上为晋王时有宠,及即帝位,使知枢密院,遂擢为中尉。上时年十四,专事游戏,政事一委令孜,呼为“阿父”,迁除官职,不复关白^②。其时,京师有一流棍,叫名李光,专一阿谀逢迎,谄事令孜。令孜甚是喜欢信用,荐为左军使;忽一日,奏授朔方节度使。岂知其人命薄,没福消受,敕^③下之日,暴病卒死。遗有一子,名唤德权,年方二十余岁。令孜老大不忍,心里要抬举他,不论好歹,署了他一个剧职^④。时黄巢破长安,中和元年陈敬瑄在成都遣兵来迎僖皇。令孜遂劝僖皇幸蜀,令孜扈驾,就便叫了李德权同去。僖皇行在^⑤住于成都,令孜与敬瑄相与交结,盗专国柄,人皆畏威。德权在两人左右,远近仰奉,凡奸豪求名求利者,多贿赂德权,替他两处打关节。数年之间,聚贿千万,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右仆射,一时熏灼无比。

后来僖皇薨^⑥逝,昭皇即位,大顺二年四月,西川节度使王建屡表请杀令孜、敬瑄。朝廷惧怕二人,不敢轻许,建使人告敬瑄作乱、令孜通风翔书,不等朝廷旨意,竟执二人杀之。草奏云:“开柙出虎,孔宣父不责他

① 入话——说书艺人在正话开讲之前,先讲一个小故事,或咏吟诗词以引起正文,目的是为了等待未到的听众和稳定已到听众的情绪。

② 迁除官职,不复关白——任命官职不须向皇帝禀报。除,授官。关白,禀告。

③ 敕(chì)——皇帝的诏令。

④ 剧职——重要的官职。

⑤ 行在——皇帝外出时居住的地方。

⑥ 薨(hōng)——周代天子死叫崩,诸侯死叫薨,唐代三品以上死都叫薨。

人^①；当路斩蛇，孙叔敖盖非利己^②。专杀不行于阊外，先机恐失于穀中^③。”于时追捕二人余党甚急。德权脱身遁于复州，平日枉有金银财货，万万千千，一毫却带不得，只走得空身，盘缠了几日。衣服多当来吃了，单衫百结，乞食通途。可怜昔日荣华，一旦付之春梦！

却说天无绝人之路，复州有个后槽^④健儿，叫做李安。当日李光未际^⑤时，与他相熟。偶在道上行走，忽见一人蓝缕丐食。仔细一看，认得是李光之子德权。心里惻然，邀他到家里，问道：“我闻得你父子在长安富贵，后来破败，今日何得在此？”德权将官司追捕田、陈余党，脱身亡命，到此困穷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李安道：“我与汝父有交，你便权在舍下住几时，怕有人认得，你可改个名，只认做我的侄儿，便可无事。”德权依言，改名彦思，就认他这看马的做叔叔，不出街上乞化了。未及半年，李安得病将死，彦思见后槽有官给的工食，遂叫李安投状，道：“身已病废，乞将侄彦思继充后槽。”不数日，李安果死，彦思遂得补充健儿，为牧守圉人^⑥，不须忧愁衣食，自道是十分侥幸。岂知渐渐有人晓得他曾做仆射过的，此时朝政紊乱，法纪废弛，也无人追究他的踪迹。但只是起他个混名，叫他做“看马李仆射”。走将出来时，众人便指手点脚，当一场笑话。

看官，你道“仆射”是何等样大官？“后槽”是何等样贱役？如今一人身上先做了仆射，收场结果做得个看马的，岂不可笑？却又一件，那些人

① 开柙出虎，孔宣父不责他人——老虎从笼子里出来伤人，错在看守的人。这里指所以杀陈敬瑄和田令孜，是因为两人有罪。孔宣文，即孔子，唐末封孔子为文宣王，故有此称。

② 当路斩蛇，孙叔敖盖非利己——春秋时楚国人孙叔敖在路上见到两头蛇，为防止其他人也看到两头蛇而死去（当时迷信）。就杀而埋之，这是为别人着想，不是为自己。

③ 专杀不行于阊(kūn)外，先机恐失于穀中——如果不当机立断，处决奸人，按常规办事，恐怕失去机会。阊，国门。穀：程式。古代国门以外的军事由武将负责。

④ 后槽——养马的。

⑤ 未际时——即未发迹的时候。

⑥ 圉(yǔ)人——养马人。

依附内相^①，原是冰山，一朝失势，破败死亡，此是常理。留得残生看马，还是便宜的事，不足为怪。如今再说当日同时有一个官员，虽是得官不正，侥幸来的，却是自己所挣。谁知天不帮衬，有官无禄？并不曾犯着一个对头，并不曾做着一件事体，都是命里所招，下梢头弄得没出豁，比此更为可笑。诗曰：

富贵荣华何足论？从来世事等浮云。

登场傀儡休相吓，请看当艄郭使君！

这话文，就是唐僖宗朝江陵有一个人，叫做郭七郎。父亲在日，做江湘大商，七郎长随着船上去走的。父亲死过，是他当家了，真个是家资巨万，产业广延，有鸦飞不过的田宅，贼扛不动的金银山，乃楚城^②富民之首。江、淮、河朔的贾客，多是领他重本，贸易往来。却是这些富人惟有一项，不平心是他本等。大等秤进，小等秤出^③。自家的，歹争做好；别人的，好争做歹。这些领他本钱的贾客，没有一个不受尽他累的。各各吞声忍气，只得受他。你道为何？只为本钱是他的，那江湖上走的人，拚得陪些辛苦在里头，随你尽着欺心算帐，还只是仗他资本营运，毕竟有些便宜处。若一下冲撞了他，收拾了本钱去，就没蛇得弄^④了。故此随你克剥，只是行得去的。本钱越弄越大，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。

那时有一个极大商客，先前领了他几万银子，到京都做生意，去了几年，久无音信。直到乾符初年，郭七郎在家想着这注本钱没着落，他是大商，料无失所。可惜没个人往京去一讨。又想一想道：“闻得京都繁华去处，花柳之乡，不若借此事由，往彼一游。一来可以索债，二来买笑追欢，三来觑个方便，觅个前程，也是终身受用。”算计已定。七郎有一个老母、一弟一妹在家，奴婢下人无数，只是未曾娶得妻子，当时吩咐弟妹承奉母亲，着一个都管^⑤看家，余人各守职业做生理。自己却带几个惯走长路

① 内相——宦官。

② 楚城——江陵是春秋时楚国的郢都，故称楚城。

③ 大等秤进，小等秤出——等，即等子，是一种衡器，用来称金珠药粉的重量的器具，此指秤。这句意思是指放债剥削的手段。

④ 没蛇得弄——旧时乞丐弄蛇以乞食，没蛇弄，指没有了得生的资本。

⑤ 都管——总管，给人管家务的头目。

会事的家人在身边，一面到京都来。

七郎从小在江湖边生长，贾客船上往来，自己也会撑得篙，摇得橹，手脚快便，把些饥餐渴饮之路，不在心上，不则一日到了。原来那个大商，姓张名全，混名张多宝，在京都开几处解典库^①，又有几所绸缎铺，专一放官吏债，打大头脑的。至于居间说事，卖官鬻爵，只要他一口担当，事无不成。也有叫他做“张多保”的，只为凡事都是他保得过，所以如此称呼。满京人无不认得他的。郭七郎到京，一问便着。他见七郎到了，是个江湘债主，起初进京时节，多亏他的几万本钱做桩，才做得开，成得这个大气概。一见了欢然相接，叙了寒温，便摆起酒来。把轿去教坊^②里，请了几个有名的衙衙前来陪侍，宾主尽欢。酒散后，就留一个绝顶的妓者，叫做王赛儿，相伴了七郎，在一个书房里宿了。富人待富人，那房舍精致，帷帐华侈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起来，张多保不待七郎开口，把从前连本连利一算，约该有十来万了，就如数搬将出来，一手交兑。口里道：“只因京都多事，脱身不得，亦且掣了重资，江湖上难走；又不可轻易托人，所以迟了几年。今得七郎自身到此，交明了此一宗，实为两便。”七郎见他如此爽利，心下喜欢，便道：“在下初入京师，未下有处。虽承还清本利，却未有安顿之所，有烦兄长替在下寻个寓舍何如？”张多保道：“舍下空房尽多，闲时还要招客，何况兄长通家，怎到别处作寓？只须在舍下安歇。待要启行时，在下周置动身，管取安心无虑。”七郎大喜，就在张家间壁一所大客房住了。当日取出十两银子送与王赛儿，做昨日缠头之费^③。夜间七郎摆还席，就央他陪酒。张多保不肯要他破钞，自己也取十两银子来送，叫还了七郎银子。七郎哪里肯！推来推去，大家都不肯收进去，只便宜了这王赛儿，落得两家都收了，两人方才快活。是夜宾主两个，与同王赛儿行令作乐饮酒，愈加熟分有趣，吃得酩酊而散。

① 解典库——当铺，典押铺。

② 教坊——唐代掌管女乐的官署名，后世遂称妓院为“教坊”。

③ 缠头之费——古时歌舞者常用锦缠头。宴会散时，歌舞完毕，宾客常赠送一些罗锦给歌伎，叫做“缠头”。后来因此把送给歌伎或妓女的财物叫做“缠头之费”。

王赛儿本是个有名的上厅行首^①，又见七郎有的是银子，放出十分擒拿的手段来。七郎一连两宵，已此着了迷魂汤，自此同行同坐，时刻不离左右，竟不放赛儿到家里去了。赛儿又时常接了家里的姊妹，轮递来陪酒插趣。七郎赏赐无算，那鸨儿又有做生日、打差买物事、替还债许多科分^②出来。七郎挥金如土，并无吝惜。才是行径如此，便有帮闲钻懒一班儿人，出来诱他去跳槽^③。大凡富家浪子心性最是不常，搭着便生根的，见了一处，就热一处。王赛儿之外，又有陈娇、黎玉、张小小、郑翩翩，几处往来，都一般的撒漫^④使钱。那伙闲汉，又领了好些王孙贵戚好赌博的，牵来局赌。做圈做套，赢少输多，不知骗去了多少银子。

七郎虽是风流快活，终久是当家立计好利的人，起初见还的利钱都在里头，所以放松了些手。过了三数年，觉道用得多了，捉捉后手看，已用过了一半有多了。心里猛然想着家里头，要回家，来与张多保商量。张多保道：“此时正是濮人王仙芝^⑤作乱，劫掠郡县，道路梗塞。你带了偌多银两，待往哪里去？恐到不得家里，不如且在此盘桓几时，等路上平静好走，再去未迟。”七郎只得又住了几日。偶然一个闲汉叫做包走空包大，说起朝廷用兵紧急，缺少钱粮，纳了些银子，就有官做；官职大小，只看银子多少。说得郭七郎动了火，问道：“假如纳他数百万钱，可得何官？”包大道：“如今朝廷昏浊，正正经经纳钱，就是得官，也只有数，不能够十分大的。若把这数百万钱拿去，私下买嘱了主爵^⑥的官人，好歹也有个刺史做。”七郎吃了一惊道：“刺史也是钱买得的？”包大道：“而今的世界，有甚么正经？有了钱，百事可做，岂不闻崔烈五百万买了个司徒么？而今空名大将军告身^⑦，只换得一醉；刺史也不难的。只要通得关节，我包你做得来便是。”

正说时，恰好张多保走出来，七郎一团高兴告诉了适才的说话。张多保道：“事体是做得来的，在下手中也弄过几个了。只是这件事，在下不揜

① 上厅行首——原指在公厅应差时站在行列前面的歌伎。后指名妓。

② 科分——原指租税，这里讥讽郭七郎送给妓院的钱就像纳税一样。

③ 跳槽——狎妓的人经常改换所欢。

④ 撒漫——花钱大手大脚。

⑤ 王仙芝——唐末农民起义领袖。

⑥ 主爵——本为官名，这里指掌管授官封爵的事。

⑦ 告身——唐代任命官职的文书或委任状。